

政治的莎士比亚

——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概述

许勤超

(南京大学 文学院, 南京 210093)

摘要: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是 20 世纪 80 年代在英国兴起的莎士比亚批评流派。它凸显莎士比亚研究的文化政治意蕴,从种族、阶级、性别、性以及莎士比亚与文化机制的关系的视角对莎士比亚文本进行政治学的解读。它不仅与历史上的莎士比亚文本对话,还跨越历史的空间与当下文化展开对话,这种历史的纬度使其显示出马克思辩证法的特色。

关键词:文化唯物主义;意识形态;文化身份;颠覆;文化机制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 - 0292(2008)02 - 0147 - 05

经过历史的沉淀,莎士比亚作品的经典地位似乎已经不可动摇,正如约翰逊(S. Johnson)所说的那样:“一场洪水所堆积的泥沙被另一场洪水冲走了,但岩石始终坚守阵地。时间的洪流经常冲刷其他诗人们容易瓦解的建筑物,但莎士比亚像花岗岩一样不受时间洪流的任何损伤。”^[1]研究莎士比亚在英国成为了一个文学批评的传统。受马克思、后结构主义及文化研究影响的文化唯物主义莎士比亚研究者,承继了这一传统,从政治的视角对莎士比亚文本进行了新的研究。

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是和新历史主义莎评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同时出现的,二者犹如一对双胞胎,在上世纪 80 年代领骚莎士比亚批评。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在其肇始阶段,许多学者把它们看成同一个流派,主要是因为二者对历史文化的重视以及批评策略相似所致。对文化研究的重视在英国有悠久的传统,自 18 世纪启蒙时代以降,出现了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T. S. 艾略特(Eliot)、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d)、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 E. P. 汤普森(Thompson)等一批有影响的文化研究者。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研究在英国兴起,这为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在英国的出现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在分析方法上受

马克思、阿尔都塞和福柯思想的影响,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学者通过对文学文本的分析,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和运用权力策略对文本进行批评研究,和大洋彼岸的新历史主义莎评共同开创了莎士比亚研究的历史新纬度。

“文学文本 在文化唯物主义批评家那里和新历史主义的理解基本一样,意义变得更宽泛,社会本身也成为一个可以分析的文本,譬如社会结构中的剧场,图书贸易等都可以作为社会结构和机制的文本现象进行分析,该批评传统在 20 世纪初叶的几十年里可以看出,较早的分析是对现代戏剧的分析,对文艺复兴戏剧的研究到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L. C. 奈特(L. C. Knight)的《琼森时代戏剧和社会》(Drama and Society in the Age of Jonson, 1936)对文化唯物主义莎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奈特对早期现代英语戏剧中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进行了分析,同时他也分析了戏剧的文体、语言等特色。文化批评学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首先在其著作《马克思主义和文学》(Marxism and Literature, 1977)中用“文化唯物主义”这一术语,他认为文化是整个的生活方式,所有的文化形式在价值上都是平等的;文化不再是仅仅与经济、政治相区分的范畴,文化成了主导文化力量与从属文化力量之间协商、冲突、求新和抵制的

收稿日期:2007 - 12 - 26

作者简介:许勤超(1970 -),男,河南尉氏人,南京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

场所。在批评方面,威廉斯更多关注的是艺术作品所蕴含的政治学意义,特别提倡从更广大的文化空间去研究经典作品、文学作品的生产以及其生产的系统结构,这一传统在英国得到了很好的继承^[2176]。威廉斯认为语言是最能反映文化的,它汇集了历史上发生的一切文化现象,这种倾向在他20世纪70年代出的一本书《文化与社会的关键词》(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威廉斯1988年逝世之前,这本书对文化唯物主义批评流派的影响是巨大的。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就受到了威廉斯的影响。

从上面谈到的有关文化唯物主义的起源可以看到其关心的主题是文化的政治意义。清晰地表达文化唯物主义的目标和方法的里程碑式的书是乔纳森·多利默(Jonathan Dollimore)和艾伦·辛菲尔德(Alan Sinfield)在1985年合编的《政治的莎士比亚》(Political Shakespeare),该书明确反对传统的批评方法,编者开篇明确了他们的观点:“我们致力于从历史语境、理论方法、政治倾向、文本分析等结合的方法从事批评研究。传统的历史语境分析削弱了文学文本的丰富意义,这促使我们去发现小写的历史(histories);精于理论的分析方法往往倾向于空洞的理论使文本与主观的批评不能很好地契合在一起;社会批评和女权主义批评至今仍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其过于保守;文本分析作为一种传统的分析方法亦不能忽视;各种方法的结合才能达到批评的力度。我们称这种综合的批评为‘文化唯物主义’的批评。”^[43]编者的这些表述较为明了地表述了文化唯物主义批评的观点,而且带有一定的激进意味。一些保守的批评家对这种危机传统的批评方法颇多微词,表示了他们的不满以及对传统批评方法的捍卫。有学者认为文化的方法过于大而泛,显得空洞,激进的态度过于意识形态化,但是很多青年批评者则乐于接受这种批评策略和方法。20世纪80年代后一些文化唯物主义批评的力作面世,乔纳森·多利默的《激进的悲剧: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人戏剧中的宗教、意识和权力》(Radical Tragedy: Religion, Ideology and Power in the Drama of Shakespeare and his Contemporaries, 1984)、约翰·德雷克基斯(John Drakakis)编的论文集《反传统的莎士比亚戏剧》(Alternative Shakespeares, 1985)、1986年在柏林举办的第四届国际莎士比亚年会所出的由琼·伊·霍华德(Jean E. Howard)和马里恩·奥康纳(Marion O'Connor)主编的论文集《重塑莎士比亚:历史和意识形态中的文本》(Shakespeare Reproduced: The Text in History and Ideology, 1987)、格雷姆·霍德尼斯(Graham Holderness)编的《莎士比亚神话》(The Shakespeare Myth, 1988)等,这些书都从文化唯物主义的视角对莎士比亚的作品作了深入的研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多利默和辛菲尔德对“文化唯物主义”术语的介绍对文化唯物主义批评有指导性意义。在研究莎士比亚和早期现代戏剧时,该批评方法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们特别

关注各种“机制”(institutions),特别是社会和政治的各种机制。例如社会机制中的宫廷、城市、监督者、英国教堂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元资本主义的经济、学校、各种各样的资助以及其他的社会权威性机构,他们同样关注剧场的事物以及相关的商业活动,从中窥出他们之间的权力关系。简单地说,文化唯物主义继承发展了威廉斯和福柯的观点,注重分析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剧场演出等各种各样的权力关系。

对权力的关注使文化唯物主义批评特别关注对社会各阶层的分析。英国的阶级差异以及早期阶级结构较美国都有其独特的一面,文化唯物主义者在英国找到了更适合批评的土壤,而且这种明显具有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批评活动在莎士比亚批评方面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其中影响较大的批评人物是前东德的罗伯特·韦曼(Robert Weimann)。韦曼对早期英国戏剧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析,他的分析方法和文化唯物主义的析方法有极相像之处,他关注无产阶级和普通民众,其代表作《莎士比亚和戏剧传统:戏剧形式和功能的社会之维研究》(Shakespeare and the Popular Tradition in the Theater: Studies in the Dimension of Dramatic Form and Function)。波兰学者杨·柯特(Jan Kott)的《莎士比亚,我们同时代的人》(Shakespeare, Our Contemporary)结合波兰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历史对莎士比亚剧作进行了政治解读,揭示了权力对人产生的作用以及人存在的虚无与荒诞。韦曼、柯特和其他传统的唯物主义批评家对英国文化唯物主义批评有一定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的“文化研究”从早期对工人阶级及其亚文化的关注扩展开来,把注意力集中到性别、阶级、种族等文化领域复杂的文化身份、文化认同等问题之上,关注大众文化,以及媒体在个人、国家、民族、种族、阶级、性别意识中的文化生产和建构作用,运用社会学、文学理论、美学、影像理论和文化人类学的视野与方法来研究社会中的文化现象。在这方面,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知识谱系学”、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波德里亚(Baudrillard)的“文化仿真”理论以及拉康(J. Lacan)的“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等,都对当代西方文化研究产生过重要影响。受文化研究的影响,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学者特别注重文化身份的批评。通过对种族、性、性别、阶级等的意识形态批判彰显其颠覆性的政治批判功能^[44]。有些学者还从宗教和主体性的视角,对莎士比亚戏剧进行政治批评,多利默在这方面做得较为突出。20世纪80年代末,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在英国达到了高潮,一批对古典文学造诣颇深和对文化历史钟情的莎评学者活跃在批评领域,像多利默、辛菲尔德、特伦斯·霍克斯(Terence Hawkes)、格雷姆·霍德尼斯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一些文化唯物主义批评家不仅关注莎士比亚时代的社会文化和机制,还关注当前的文化批评。也就是说,批评家通过分析文本透视当时的意识形态,同时也影射当代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正如乔纳森·吉尔·哈里斯(Jonathan

Gil Harris)所说:“文化唯物主义通过历史地分析莎士比亚的作品看当前民族传统、军事竞争、戏剧生产……文化唯物主义把历史看成一个纵向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同样包含当今的历史文化。”^[5148]这一观点在辛菲尔德的文章《谈谈莎士比亚与教育》(Give an Account of Shakespeare, Showing Why You Think They Are Effective and What You Appreciated About Them. Support Your Comment with Precise References)里得到体现,他不仅嘲讽传统的教育问题,同时也呼吁批评家们关注英国当代教育机构对莎士比亚的运用。

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的奠基者是多利默和辛菲尔德,特别是多利默对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的繁荣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多利默是萨塞克斯(Sussex)大学学者,1984年他的《激进的悲剧: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人戏剧中的宗教、意识形态和权力》一书,对于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来说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多利默主要研究1603~1625年詹姆士一世(James I)统治时期的悲剧,他分析到马洛(Marlowe)的《浮士德博士》、马斯顿(Marston)的《安东尼奥的复仇》、格雷维尔(Greville)的《穆斯塔法》、琼森(Jonson)的《赛扬努斯》、图尔纳(Toumeur)的《复仇者悲剧》、查普曼(Chapman)的《布西·丹波瓦》、莎士比亚的《特洛伊洛斯与克瑞西达》、《李尔王》、《安东尼与克丽奥特拉》、《科利奥兰纳斯》以及韦伯斯特(Webster)的《白魔》等剧中,都充斥着宗教怀疑主义和马基雅弗利主义的思想。和元存在主义的焦虑和恐惧(Protoexistential Angst)。“激进的”(Radical)这个词是一些批评家常用的词。它是布莱希特提倡的戏剧批评方法,以及由阿尔都塞和雷蒙德·威廉斯提倡的意识形态批评用语。从这个字的意思中就可以看出其批评的意识形态特点。多利默认为,詹姆士一世时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冲突和矛盾,戏剧作品反映了信仰的冲突以及权力关系,从意识形态的视角分析将使我们看得更清晰。^[6]他对文艺复兴时代的社会进行描述,并结合文化唯物主义的批评方法,从理想主义、本质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视角对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人的悲剧进行了分析。他把文艺复兴看成一个怀疑的时代,是介于中世纪与现代之间的过渡性的中介状态,正是“这种处于静止状态的非历史的基督教意识形态和新生产产阶级意识形态之间,人本主义的进步以及人的主体存在这样一些全新的观点,才会对中世纪的封闭僵化造成冲击”^[7191]。文艺复兴作为一个历史急剧变化的时期,由于各种集团之间的斗争和各种观念的冲突,它自然就成为社会政治文本的复杂体现和意识形态冲突的漩涡中心。多利默通过文本分析发现,詹姆士一世时期的剧作家质疑宗教正统,对专制国家的统治以及当代表统治阶级占主流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相对于以往一些评论家把文艺复兴的剧作家看作基督徒、人文工作者,认为他们有意巩固、强化国家统治的看法,这部著作具有修正传统观点的作用。该书把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的作家放进社会形成过程,观察这些剧作家如何与教会、

国家形成相互引生与排斥的关系。多利默把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和各种政治、宗教、机构的论述并置,考察这些作品如何和社会对话,产生变化人心和社会结构的作用。他认为“主体性在西方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6],它是一个重要的身份问题,同时也是个哲学问题,所以多利默对莎士比亚作品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的主体性问题,从而说明权力运作与人性的复杂,人的焦虑、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等问题。他关注人如何在各种权力关系中确立自我,如何颠覆中心话语。这与格林布拉特的“自我塑造”有相似之处。不过,格林布拉特谈的是社会各种权力对自我的影响,多利默强调更多的是自我对社会的反抗。在重视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批评的同时,多利默还注意吸收精神分析和女性主义批评的方法,他认为“欲望就是死亡”^[8102],在《西方文化中的死亡、欲望与失落》(Death, Desire and Loss in Western Culture)中,他对莎士比亚的一些十四行诗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欲望问题进行了分析。而对同样是文化身份标志的“性”问题,他在《性差异》(Sexual Dissidence)一书中对《奥塞罗》这部剧进行了分析。其实,对性、性别的关注,在他的几部重要著作里都有所体现。

1985年,多利默和他同在萨塞克斯大学工作的学者辛菲尔德合编的《政治的莎士比亚》一书,标志着作为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流派的形成,注重历史语境、理论方法、政治批判、文本分析宗旨成为这一流派的指航标。这是一本多人合作的论文集,可以说从政治的视角对莎士比亚戏剧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在前言里,他们就指出:文化唯物主义将充分利用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分析方法,致力于描述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关系;文化唯物主义把文化当作一种物质的东西,对“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同等地重视;文化唯物主义不伪装政治的中立,而致力于改变建立在种族、性别和阶级基础上对人民实行剥削的社会秩序^[3]。在该论文集里,多利默的《莎士比亚、文化唯物主义和新历史主义》一文表明了文化唯物主义批评的政治功能是“巩固、颠覆和抑制”^[3110]。从这里可以看出,文化唯物主义莎士比亚研究不是纯文学的研究,也不是纯历史的戏剧研究,而是通过莎剧发现一种深邃的历史视角和理论介入的方法,一种政治话语的参与意识。借此,批评者对莎士比亚文本中权力、历史、政治、意识形态等进行了综合研究。多利默的几篇文章承继其在《激进的悲剧: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人戏剧中的宗教、意识形态和权力》一书中的风格,主要从性的视角对莎士比亚的《量罪记》等进行了分析。保罗·布朗(Paul Brown)对《暴风雨》中的殖民主义特征作了解读;凯思琳·麦克露丝(Kathleen McLuskie)结合女权主义批评,对《李尔王》和《量罪记》中的性别关系问题作了分析;勒纳·泰尼豪斯(Leonard Tennenhouse)对莎士比亚历史剧中的权力及混乱秩序从国家策略的视角作了探讨;格雷姆·霍德尼斯对莎士比亚电影和电视中的分析,说明了莎士比亚在当代大众文化中所起的意识形态功

能。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这部论文集中还收入了格林布拉特的《看不见的子弹：文艺复兴的权威及其颠覆》一文，可见新历史主义莎评与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本来就在很多方面融合在一起，以至于难以区分。另外，收入的几篇辛菲尔德的文章特点鲜明，显示出了他对莎士比亚在当代文化机制中运作的关注，其中两篇分别论及莎士比亚与教育、莎士比亚与皇家剧团。通过分析，他认为莎士比亚已变成高等文化意识的唯一工具，同时也是既定的文学批评的对象。教育不断把意识形态变得模糊不清，使之中立化，而且大众对文学教育的兴趣逐渐降低，如何强化莎士比亚剧作的政治意识，强调作家介入文化、改变社会的心理，加强影像中的人文关怀意识，而不是只强调一种视觉和感觉的享受，乃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他从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将莎剧转变成既定的文化象征，一方面批评其机会主义及其机构化、腐化、缺乏批判意识的倾向，一方面则提倡用其他方式重新编演莎士比亚剧作，彰显其剧作固有的革命性的意识形态特征。辛菲尔德与多利默一样，一向主张看待伊丽莎白二世的社会为多元、变化的社会，是各种关系冲突的漩涡中心。他认为在各种权力的交锋中，文学作品以巧妙的方式，运用虚构乃意象（包括帝王、皇家的意象），在文化设置（舞台）之内，并通过这种机构达成支持、质疑或纠正意识形态的作用。所以，在进行批评时，要注意到“意识形态的斗争遍布各处，我们应该从阶级权力关系和各种机制里考查意识形态是如何发挥作用的”^{[9]192}。辛菲尔德在《政治的莎士比亚》中的论文，更多的是反映了他对当代文化与莎士比亚文本关系的研究。1992年，他的《界限：文化唯物主义与颠覆阅读的政治学》（Faultlines: Cultural Materi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Dissident Reading）一书同样是从意识形态和社会机制的角度，对一些作品中的性别、种族、宗教、写作问题等进行了分析，其中大部分是关于莎士比亚文本在当代文化机制中的运作。他分析了苔丝狄蒙娜、奥丽维娅、麦克白夫人的自我主体建构问题（《麦克白》中的历史与意识形态、《亨利五世》中的种族、性等问题），对于莎士比亚在美国和英国文化机制中所起的作用也进行了政治的批评。

1988年，格雷姆·霍德尼斯主编的《莎士比亚神话》，从当代文化机制中，讨论了莎士比亚产业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性等问题，对消费文化中的莎士比亚进行了有意义的分析。他的《莎士比亚的历史剧》（Shakespeare: The Histories, 2000）一书，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对莎士比亚的几部历史剧进行了分析，虽然使用了权力等术语，但通篇来看，文化唯物主义的批评方法不是十分明显，只是在

个别地方加以运用。

特伦斯·霍克斯的《争论莎士比亚》（That Shakespeare Rag）（1986），对莎士比亚批评史、演出活动中的政治功能进行了分析。莎士比亚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他在《莎士比亚赋予的意义》（Meaning by Shakespeare, 1992）中，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莎士比亚文本进行了解读。他的分析，更多强调的是莎士比亚的文化文本。

约翰·德雷克斯编的《反传统的莎士比亚》（2002年第2版，1985年第1版）和特伦斯·霍克斯编的《反传统的莎士比亚》（1996），这两本书收入了一些从文化唯物观点评论莎士比亚的文章，但作者来自不同的国家，严格意义上说，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应该特指以多利默和辛菲尔德为代表的英国莎士比亚研究，但由于文化研究的影响和伦理批评的回归，英国以外的一些莎士比亚研究者以文化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莎士比亚文本的政治意义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也显示出英国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对世界莎士比亚研究的渗透。1999年斯蒂芬·厄格尔（Stephen Orgel）和肖恩·基伦（Sean Keilen）编的《政治的莎士比亚》（Political Shakespeare），主要收录了20世纪90年代莎士比亚研究的成果，研究者来自不同的国家。英国文化唯物主义莎评以其强烈的政治意识，不但在英国发出强有力的声音，而且也影响了其他国家的莎士比亚研究。

从上面的概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注重莎学研究的意识形态化，它的理论和方法与新历史主义莎评有相似之处，这主要是文化唯物主义与新历史主义几乎同时产生，二者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有相同的起源，譬如马克思、威廉斯、福柯等，二者批评的策略也极为相似，一个在美国以格林布拉特为首形成了一批颇具影响的新历史主义批评学者，一个在英国从文化入手与大洋彼岸遥相呼应，以致早期二者被认为同一个批评流派，他们的区别似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不过，文化唯物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对政治不够重视，新历史主义对文化唯物主义的激进立场亦作了回击。1985年后两种批评流派逐渐突显出来，并拥有了各自的支持者。文化唯物主义在政治上更加激进，方法更加综合，涉及的面更加广泛，在权力标榜下对社会机制各方面进行了分析，其深度和广度以及其激进的姿态都是新历史主义无法比拟的。文化唯物主义莎评不仅与历史上的莎士比亚文本对话，它还跨越历史的空间与当下文化展开对话，这种历史的纬度使其显示出唯物辩证法的特色。当下，莎士比亚批评流派和方法众多，文化唯物主义莎评为我们了解莎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径。

注释：

文化研究作为一个独特的问题，出现在20世纪50代中期。1964年，英国学者雷蒙德·威廉斯和理查德·霍加特等人在伯明翰大学成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此举标志着“文化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的出现。

文化唯物主义在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等著作中得到阐发。它以开阔的社会视角和自觉的政治意识使文学批评的空间得到拓展。对于文化观念，从浪漫主义以来，英国人习惯将文化看

作一种精神、意识的、思想的东西,文化成了一套高悬的价值指数,而且它离形而下的物质现实越远,价值越大。文化唯物主义的文化要义,简单地说,指的是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物质的东西或过程。在威廉斯看来,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这种将文化物质化的做法与传统的将文化精神化的做法有根本差异。他还认为文化分析应从“整体”出发,从“整体”的角度观察和研究一个具体的对象,而“整体”更多的是“关系”。也就是说,将对象视为一个关系复合体,研究对象内和对象外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多重关系。

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an, 1469—1527)是意大利政治家、思想家、历史学家、作家,主张君主专制和意大利的统一。主张为达政治目的可不择手段的强权政治或实用政治(即马基雅弗利主义)。

参考文献:

- [1] 约翰逊.《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A]. 莎士比亚评论汇编[C]上卷.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 [2] David Macey ed. 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 Critical Theory[M].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0.
- [3] Jonathan Dollimore, Alan Sinfield ed. Political Shakespeare: Essays in Cultural Materialism[M].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Second Edition, 1994.
- [4] 杨正润.文学和莎学研究的政治化:文化唯物主义述评[N]. 文艺报,1990-12-22.
- [5] Jonathan Gil Harris Materialist Criticisms[A], Stanley Wells and Lena Cowen Orlin, ed., Shakespeare: An Oxford Guid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6] Jonathan Dollimore Radical Tragedy: Religion, Ideology and Power in the Drama of Shakespeare and his Contemporarie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Third Edition, 2004.
- [7] 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 [8] Jonathan Dollimore Death, Desire and Loss in Western Culture[M].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 [9] Alan Sinfield Faultlines: Cultural Materi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Dissident Reading[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olitical Shakespeare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materialism on Shakespeare

XU Qin-chao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Abstract: Cultural materialism on Shakespeare is a sect that appeared in 1980s in Britain. The sect attaches much importance to the cultural political meaning of Shakespeare's study and makes the political analysis on Shakespeare's literary 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thnic, class, genre, sex and cultural system. The sect makes the dialogue with Shakespeare's literary works and modern culture; it shows the features of Marxism dialectics.

Key words: cultural materialism; ideology; cultural identity; deny; cultural system

(责任编辑 杨芳)